

音乐与信仰

旋律飞扬与信心族群

何子恩 著（英），周巽静 译（中）

人类生性属于社群动物；我们具有与他人沟通并过着群体生活的先天需要。无论是与心爱的人交谈或是与新朋友互动，我们都不断地参与社群活动 – 也不断地受到影响。有句名言说“没有一个人是孤岛”，就是在提醒我们，如果群体生活被剥夺了，生活将是空虚的，而最终是不可能生存的。

同样地，音乐本身是具有深度沟通性质的活动。理由很简单：我们不能从“无”制造出“有”来。荣休于惠顿学院（Wheaton College）的音乐教授 哈罗德贝氏(Harold Best)指出，如果没有从社区里获得某种形式的支持，很难有创造性的收获，要证明这点，贝多芬就是最佳例子了：

“要是贝多芬活在文化复兴时期，他就不会作出这样的音乐了。他的作品不但与他的背景息息相关，而且还深受影响。贝多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，并能把其独特的创意带到最高峰，起初需要莫扎特；而莫扎特需要海顿；因为海顿比莫扎特活得长，最后海顿反而还是受到莫扎特的影响。结果海顿变成贝多芬的对位法老师；但是海顿也需要斯塔米茨（stamitz）和跟他同时期的作曲家；他们都需要巴哈的儿子们；反过来巴哈的儿子们又需要他们的父亲。

换句话说，音乐- 无论有多独特 – 总是因着背景而产生；一个社群的作曲家应该融入别的社团 - 别的社团与我们有着很不同的思维形式，信念 (governig beliefs), 信仰 (faith dispositions). 事实上，神能够 —— 也时常 —— 透过他人向我们说话，而这些人不见得是相信他的人。尼布甲尼撒就是个例子- 经过七年的旷野生涯后，他公开宣告神确实存在，这番宣言（acknowledgement of God）- 是圣经里最深刻 - 和真实 - 的告白之一。

祂的权柄是永有的，祂的国存到万代。世上所有的居民、都算为虚无。 在天上的万军和在世上的居民中，祂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。无人能拦住祂手，或问祂说：“你做什么呢？”（但以理书 4：34-35）

在哈利路亚圣乐社的这几年，我学会了欣赏并享受丰富又多方位特性的诗班团体。从正式的练习课到非正式的‘吃喝’时刻，我们彼此之间互相给予，也互相领受，在这过程中，我们的信仰变得更坚定。有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写，

“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”（希 10：25）

看到诗班员志愿付出时间与精力彼此服事使我感动。其中一个最重要 - 却常被忽略的工作 - 是每个星期练习前排椅子的工作，常由一、两位弟兄负责。他们时常提早 30 至 40 分钟抵达 - 一张一张的椅子。的确，他们流出的汗水就代表他们对诗班团体的热忱 - 使我们其他人能舒服地安顿下来，并准时练唱。

同样地，过去这几年经历了：与人共享简单的一餐、得到一杯补充精力的咖啡和丰盛的圣诞餐带给我的欢乐，我很珍惜这些时刻，也为此感恩。那些时刻提醒了我们，一个人的自我是在群体里与其他人同处而得到肯定的。我们在彼此互动的同时，也互相分享并参与彼此的生命；我们影响了别人，也受别人的影响。

生活在无形的普世教会里，其中要学习的是接受、承认并欣赏我们之间的差异与不同的声音。就如最好的音乐里常采用了对位法和对比鲜明的元素，教会 - 由被救赎的人所组成 - 是一个认可并尊重每位会友独特性、同时又须保持基督身体合一的群体。英国哲学家卓越亚马孙（Roger Scruton）曾表示，这种“同中有异”（Differentiated Unity）与“异中有同”（Unified diversity）的画面可在诗班唱诗表现出来 - 当‘诗班’演唱时，我们听到同时发出的‘不同’声音，然而却是一个声音。

正当哈利路亚圣乐社踏入她第三十五年的声乐事奉，让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今天的光景。希望我们记得那些来自不同群体的人，过去为划定我们事奉的特性与内容在各方面给予我团的协助。最后，让我们学习谦卑，“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”（弗 5:21）在这信心的旅途上同行。荣耀归神！（Soli Deo Gloria!）